



院子里,灯笼花开了。拿个盘子,一朵一朵地摘。摘好了放在太阳底下晒干。在摘灯笼花的同时,香豆子也能摘了。香豆子开黄白色小花,花谢了,结细长的角。这时候,把整株香豆子拔来,放在阴凉下,坐个小板凳,一片一片摘叶子。摘下来的叶子放在簸箕里,揉一揉,晒干。

我家门前还有一小块地,或种菜籽,或种胡麻,年年轮作倒茬。种菜籽的一年,开花时,金灿灿一片,香气扑鼻。种胡麻的一年,到了开花期,门前蓝莹莹一片。收获后的胡麻,粒粒精致,形似琵琶,悄悄沉寂在袋子里。

菜籽、胡麻收获了,榨油。老式油坊榨油要经过晾晒、炒熟、碾粉、熏蒸、筛饼、打榨等十几道工序,清油才能从油井子里提出来。

灯笼花有了,香豆子有了,胡麻有了,清油也有了。走过红花绿叶的夏天,收获了庄稼,八月中秋就在眼前了。

庄稼人要在八月十五蒸车轱辘大的月饼。

分别将灯笼花和香豆叶放在石臼里捣碎,细筛筛一遍。盛一碗胡麻,淘洗干净,放在锅里炒一炒,也和灯笼花、香豆叶一样,放在石臼里捣。捣着捣着,胡麻湿漉漉,有出油的感觉。

姜黄、红曲这两种需要从小卖部买

## 中秋记忆(外一篇)

□ 梁正虎

来,仍然要在石臼里捣成粉末,用烧沸的清油烫过去,根据颜色浓淡,掺些面粉。

姜黄、灯笼花、红曲、香豆子、胡麻五种佐料准备好,黄、橙、红、绿、褐五种颜色齐全,准备发面蒸月饼。

发面不用发酵粉,要用黄米研成粉做的酵母。面和好,发了揉,揉了发,给予充足的时间发酵。面团发好成形,擀成圆形面张,抹上清油,先在底层面张撒上胡麻,涂抹均匀。然后依次一层一层抹了清油,撒上香豆子、红曲、灯笼花、姜黄。姜黄置顶,胡麻置底。

查阅资料,姜黄、灯笼花、红曲、香豆子、胡麻都为中药,令人着实吃了一惊。将这些植物,一层一层加在面食中,有花的香味,绿叶的香味。

八月十五,月饼出笼。表皮花花绿

绿,从近处看,像朵朵盛开的向日葵;从远处看,像夜空里闪闪烁烁的星星。

中秋之夜,我们将月饼抬出来,放在院中的几案上,周边摆满西瓜、苹果、红枣、葡萄等,献给那轮明月。

豌豆花开

暑假一到,正是家乡豌豆花盛开的时候。

盛开的豌豆花半寸大小,其色为白、淡黄、粉、红、浅紫,娇艳欲滴,仿佛一只舒展翅膀、驻留枝叶的蝴蝶,灵动。一地的豌豆花,像眨巴着眼睛,更像夜空中密密麻麻的星星。

一场透雨滋润,豌豆秧攥着劲儿往上长,豌豆花一层接着一层开。不几天,

谢了的花瓣中露出豆角来。是怎样的豆角呢?大人们说是“狗指甲”。“狗指甲”逐渐长大,长成“靴板儿”,形如大刀。把“靴板儿”对着阳光看,色如翡翠,可以清晰看见里面刚刚坐胎的豆粒。

豆角似乎长得很快,一天一个样,头一天还是“靴板儿”,第二天就能“打板儿”了。握住豆角,“啪”一声轻响,豆角打开了,豆粒像一个小冰滴,晶莹剔透。用拇指指甲盖儿往前一推,豆粒被推进嘴里,然后往里折回豆角柄,按住豆柄,往前一拉,豆角就被分为两部分,一部分厚实脆甜,另一部分单薄柔硬,这个过程叫“打板儿”,我们吃厚实脆甜的那部分。

有时候,我们将打好的“板儿”和豆粒放在水碗里,调点白糖,边吃边喝,清香可口。游戏玩腻了,也不想吃豆粒了,

就躺在田埂上,看蓝天白云。一种叫“节节高”的山雀扑扇着翅膀,在空中边飞边叫,像在给我们唱歌和表演舞蹈。

伏天,豆角逐渐饱满,豆粒入口有了嚼头,豆秧长叶片的地方,长出细丝,细丝打着卷,勾了“手手”,互相连在一起。大人们叮嘱小孩,在豆地里走时,脚底下千万小心,别把豆秧勾住的“手手”绊开。我们好奇,问为什么,大人们说,绊开了豆秧勾着的“手手”,豆秧不结豆角。

再长些时日,豆角表面有了灰白的颜色,原来扁平的豆角变得圆鼓鼓,表皮已绷得很紧,用手捏豆角,不易打开了。豆粒挤在一起,豆角几乎变成方形。这时的豆粒,已充分灌浆,吃起来有生面的感觉。人们把这种豆角叫“老白肚”。立秋后,摘上“老白肚”,煮了吃,沙沙的,绵软的,有一种特别的豆香味。这时节,地里的新洋芋也有了,在煮豆角的时候,从裂开口的土垄中掏出鸡蛋大或者拳头大的洋芋,和豆角一块煮了吃,可以当一顿饭。

秋风吹起,豆秧黄了,豆角也黄了,就到了收获的季节。暑假一晃过去了,上学了,老师说,把你们放野的心收回来吧。我们又捧起书,读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的诗句。那时候,只管摇头晃脑地读,未能深刻领会诗句的意思。真正刻骨铭心、深刻体验出诗句的味道,已是现在的事了。



月圆(外一首)

□ 何军雄

月光点燃中秋的氛围  
这硕大的圆,犹如磁石般  
牵引着亿万游子的脚步  
从月光的一半到另一半

在月光上攀爬的相思泪  
打湿了,一个游子的胸襟  
沿着月圆,徒步于故园  
那些隐约的记忆再次浮现

透过月光最美的视角切面  
圆月如昼,彻夜明亮  
我怕那个叫乡愁的词汇  
触摸我内心的痛处

归途

游子返乡  
借着一轮明月的光泽  
归途,就是伸向时光的手  
占据着中秋的核心地位

那是最为熟悉的地方  
有几时记忆,童年的碎片  
镌刻着游子情怀。用以  
换取岁月沉淀的一字半句

归途上,思念的洪水泛滥  
犹如一株思乡的高粱  
踏上归途的人,就是  
对家园眷念的游子 and 亲人

秋天的青土湖

□ 吴农荣

草色、水色  
窃听沙子的细语  
靛蓝的湖面  
晕开一圈一圈涟漪  
野兔的叫声赶走湖水的寂寞  
鱼影勾起沉落已久的云朵

芦苇满头白发  
在风中翩舞  
水鸟以翅膀为桨  
把一湖秋水摇来摇去  
红柳花已落尽  
熟透的酸胖守住夕阳  
没人争夺这份幸福

青土湖是躺在腾格里  
臂弯的秋水仙子  
柔柔的水袖  
把丝路的驼铃号子  
编织成薄薄的乡愁

秋天的青土湖  
是一页幽蓝的插图  
上面缀满落叶、鱼腥草和鸥鸣  
偶尔有几只白鹭飞起  
接着是几声长啼  
把诗情画意带到高处

如在 一位长辈膝下

□ 唐宏

在夏至拜伏羲  
是很重要的事  
告慰皇上的幸福  
和大地上  
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事  
我深深地弯腰叩拜,喃喃祈祷  
父母、妻儿还有我的健康  
这天我通体干净  
像一个婴孩  
——这一天,说自己的心事  
如在 一位长辈膝下

## 雄关月光曲

□ 刘恩友

祁连山下,长城边上,好像住着一轮从古老童话里走出来的月亮。透过祁连山下古城墙的月光,可体会边塞诗的苍茫,可感悟李白、王昌龄、林则徐、左宗棠在嘉峪关月光下的思索。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。”每每遥望祁连山巅的圆月,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李白这句被无数人反复吟诵的诗句,真真切切地感受着这“关山月”的照耀与抚慰,这边关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沐浴着这种月色意境。渐渐地,月亮成为那些于夜色中行走的人的陪伴,他们的身影都带着一股月色的清香。

雄关月色如风,轻轻吹拂着嘉峪关的每一个角落。

在“半城草木半城湖”如梦如幻的嘉峪关讨赖河岸,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楼宇,这座楼竟有更诗意的名字“月光楼”。

还有呢,“月光酒馆”“月光饭店”……而有些酒吧干脆就叫“月光酒吧”,就连一些民居农家乐,也叫“伴月来”。

用最直白的文字,人们表达了对月亮最深切的喜爱。

有明月照耀的夏日夜晚,嘉峪关荷塘里的月色如烟似雾,静静地流淌,偌大的公园像朵美丽的睡莲,在洁白柔嫩的银辉里轻轻地安睡,敛达而安详。迎宾湖游乐园里,一朵朵粉艳的荷花,挨挨挤挤地铺展在水波荡漾的水域里,像一片美丽而神秘的星空。月光下悠闲的人或三三两两,或成群结队,低语着,将心事融进月色里,与天地水乳交融,浑然一体。一些勤奋的摄影爱好者,不仅能把月亮拍得好像高高挂在海豚气象塔的顶尖上,就像一颗闪闪发亮的夜明珠,还能把戈壁荷塘里的莲花和月色拍得如诗如画、如梦似幻。此时此刻,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,仿佛被移植到

了塞北的清寒之地,嘉峪关这座戈壁小城也沾上荷塘的清香之气,让人们除却了心中的喧嚣和浮躁。

月朗星稀的夜晚,走在碎石子铺成的林间小道上,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意境扑面而来。那时,沙枣花、槐花浓烈、醇厚、绵长的香味,像一坛陈年老酒被打翻了,香气弥漫开来,仿佛是从月亮上洒下来似的,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,继而如月光一样地弥漫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……

戈壁的月光,似乎格外悠长,于夜幕下倾泻而出,洒向雄伟的城楼、蜿蜒的长城、坚韧的骆驼草、绵延的细沙以及热腾腾的心。

一次晚上十点多坐出租车回家,司机说他已经很适应在晚上出车工作,尤其车行驶在明亮的月色里,像一条漂在水里的鱼,穿行在雄关的大街小巷,十分的惬意。特别是夜间停下车等待客人的时候,月光下,就连街边的路灯,仿佛也像月亮一样发出柔和的光芒,就像排列成行的月亮映照雄关街头。那一刻,我忽然感觉雄关月色里奔忙的那些人群,不管是酒钢冶炼钢铁的职工,还是踏着月色出门、伴着月亮回家的环卫工人、出租车司机或是夜幕下还在忙碌的各色行人,不管他们是多么平凡而普通,正是他们弹奏着无比丰富多彩的月光曲,正是他们让月色有了诗意、有了动感、有了生命的张力,更让月光下的生活充满活力和希望。

此时此刻,街巷里的月色依然清淡如水,轻轻擦拭着这片绿洲里被风沙吹过的皱纹,像是轻轻擦拭着那些窗户外酣睡的梦想。而静静酣睡的嘉峪关,有金戈铁马的悠远,更有祁连月映的柔情。是的,今夜月光如水。

刚刚摘来的玉米、新挖的洋芋,母亲也会献在木桌上,她恨不得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摆放上去。有一年,母亲把父亲新播的荞花蜜舀了几勺献上去,父亲对此耿耿于怀,但母亲坚定地认为这是她的小小创意,会讨月神更加欢喜。

是的,母亲的心中,一直住着一个月神。

《礼记》里就有“秋暮夕月”的记载——其实,也就是祭拜月神的意思。大约到了周代,每逢中秋夜,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仪式,设香案,摆上月饼、西瓜、苹果、李子、葡萄等时令水果。而家乡的献月亮,不知始于何时,我无从考证,反正母亲每年都会如此认真,从不怠慢,很有仪式感。在母亲看来,献月亮是大事,所以,做月饼时格外认真,生怕少放了盐,或者多放了姜黄。现在,每逢中秋,各路月饼琳琅满目,但以前母亲年年都是自己做月饼。八月初十左右,她先去磨坊磨新面,开始早早准备。母亲做的月饼颇有特色,有烙制的有馅月饼,有蒸制的千层月饼,每个月饼她都会用一个木质模子印出好看的图案,偶尔,还会用碗、顶针或者木梳,在月饼上别有新意地压出各种形状的花样。

那些朴拙的图案,是我记忆里最美的花。

我的童年里,没有躺在外婆温暖的怀抱里听吴刚嫦娥的传说,只有跟随母亲一起献月亮的朴素经历。有一年中秋,恰在天水,我就兴致勃勃地带儿子一起献月亮,在小城七楼的厨房举行一次简单又隆重的献月亮仪式。虽然没有柳树、微风、炕桌,月光如洗的小院,却让我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,回到了久别的小村庄。



百花

第 3200 期

流金新韵

〔中国画〕

王唯作

## 麦香入梦

□ 白小燕

雨水落进秋天,就到白露了,地气凉爽了很多。麦子跳跃着扑向恹恹的泥土。等到犁沟合拢,麦子开始熟睡了。这一睡就是七天七夜。在没有亮光的黑暗里,麦子醒来,成了麦苗,透出地面,在天地间恣意地呼吸,欢快地跳舞。

西北风送来纷纷扬扬的大雪,麦苗睡着又醒来,醒来又睡着,做着一场场绿色的梦。

春风吹来,麦苗随风而长,遇雨而润,听着风里传来村里的事情,拥抱着云朵和流星。在风里、阳光里、雨水里,麦苗们扭着自己喜欢的姿态,把身道的米蒿蒿、小薷、燕麦挤趴下,看不到头的绿色慢慢变成黄色。爹说,麦子黄了啊。

开镰前是要吃长面的,浆水做的面好吃,夏天不上火。大清早,老奶就到菜园子里摘菜。娘在锅台前忙得不亦乐乎,面擀好后,大锅里烧水,小锅里炒白菜、炒鸡蛋。等香气弥漫了整个房间,端起大盆,倒进去浆水。大锅里的水烧开,捧一把面丢进去,老奶坐在灶火边“吧嗒吧嗒”地推风箱,烟熏火燎中,细长面飘起来,给每人盛一碗,浇上浆水。那汤香呀,端着碗忍不住咽口水。厨房里一片“呼味呼味”地吸溜溜声。

杏子黄,麦上场,杏子跟着太阳换衣裳。早上黄色,中午橘色,晚上

随着斜阳变成了嫣红。那些天,隐藏在麦浪里的声音亮起来。瓢虫在麦芒上扑闪着漂亮的翅膀,布谷鸟清脆的叫声时断时续。

风里、雨里,树叶上、屋檐下,飘着一股股若有若无的麦香味。摘一把麦穗,放在火上烤熟,揉掉麦壳,细嚼一颗颗焦熟的麦粒。无论是饱满的,还是瘦小的,麦粒都承载着一家人的日月四季,八珍玉食。镰刀的“咔嚓”声传进麦田深处,娘额头拧起的皱纹,在六月的骄阳里舒展开来,汗水见缝插针,从眉毛上滴落下来。爹左手搂着麦秆,右手握着镰刀,在麦秆离地两寸的地方挽两个半圆,麦子就睡在地上了,扎紧捆好的麦子像整齐的方队,一个挨着一个立在身后。

娃娃们忙起来了,鞋子都磨破了,脸蛋像小猫一样花,他们一趟趟地从地里驮回麦捆。太阳落山了,他们坐在场角喝凉水,爬树捉知了,草丛捕蝴蝶。

太阳驱散了晨雾,爹扬起手中的大头扫帚,把场院扫得一尘不染。爹说,今天是个好日子,准备碾麦子了。娘要抖整场,解开麦捆,占用地方少,麦捆抖得多。爹要抖散场,只需解开麦捆,抓住麦穗,用力抖散,就可以了。爹从麦场中心散开一捆麦,沿着四周抖开,转圈压茬,一圈一圈,

等把场边的三四个麦捆全部拆开,麦子摊到了场边,像娘编制的麦草盖。四哥的拖拉机在巷子深处开出来,后面跟着撒欢的娃娃们。拖拉机带着石碌碌反复碾压,几圈下来,硬扎扎的麦秆就粉身碎骨了,一层金黄的、饱满的麦粒在麦草下露出来。用木杈挑起压扁的麦秆,上下晃动着抖一遍,再碾压一次,尽力不落下一粒麦子。

晚风吹散麦壳,麦粒在场院里蹦蹦跳跳撒欢。爹抡着场场锨,像灶火里的关老爷耍大刀。椭圆的麦堆像迎风长大的孩子,把一家人欣喜的眼眸都吸引到一起。夜幕下的星星,时不时地眨巴着眼,拉出长尾巴。

睡在晒场上,即使在同一缕阳光下,麦粒的颜色也不一样,有白皙的、有赤红的、有细嫩的、有粗粉的,无论哪种肤色,都招人喜欢。麦子装进麦囤,就是回了家,我们也放下吊着的心。守候着麦子,就是守候自己一生的幸福。

麦子们进仓,敛进去太阳的温暖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,这个幸福和大地的呼吸相应,和农民四季的热爱密切相关,并传承在麦子不间断的生长痕迹里,长长久久。

我要依着麦子睡去,即便是做梦,也是踏实的、多彩的。

## 献月亮

□ 叶梓

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,母亲趁天还没黑下来,把早早扫过的院子又扫了一遍。她弯着腰,认真而细心,生怕漏掉一枚落叶——看得出来,她比平时要认真得多。晚饭后,母亲又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炕桌。她一边擦,一边反复念叨:“月亮快上来了,月亮快上来了。”等月亮真的出来了,她把炕桌端到院子的正中央,把早早准备好的月饼、苹果、核桃,整整齐齐地摆在木盘里,再摆好香案,要献月亮了。

毕恭毕敬地在木质小香炉里点了香之后,母亲要对着皎洁的夜空开始无比虔诚地说话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大意就是祈祷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,保佑地里的小麦、土豆、玉米长得攒劲。攒劲,是家乡的方言,也是母亲一生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。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,她会说是长得真攒劲;谁家的牛犁地快,她也会说这头牛真攒劲。每年献月亮,除了这些,地里